



與死神拔河 暫時停止心跳

◎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心血管外科 張玉蓮醫師◎

經過漫長的三個月，我終於結束在急診的訓練，回到心臟血管外科。還記得去之前既興奮又期待，因為對住院醫師而言，在急診支援時可趁空檔安排年休假。現在我已休假歸來，全身充滿幹勁，準備大顯身手。

儘管滿腦子裡充滿度假的回憶，還是得振作精神，趕快熟悉病患，於是我起了個大早來醫院查房。“伯伯，我是這個月照顧你的醫師...”才正開口自我介紹，在我面前的老伯伯突然呼吸急促，沒兩秒就昏了過去。“伯伯！伯伯！”我大叫，一時之間忘了自己受過重症加護的訓練，反應倒像個菜籃族。

慌慌張張地把聽診器貼了上去，胸前是一片寧靜。我一個箭步衝到走廊上，顧不得形相大喊大叫地找護士來幫忙。時間不到早上七點，其它醫生還沒出現，兩、三個大夜班的護士跑來協助我急救，一個擠氧氣面罩，兩個忙抽藥，我則跳上去心臟按摩。

伯伯有嚴重的心律不整，給了一堆藥，心律已稍稍恢復正常，但瞳孔仍放大，也沒法兒插呼吸器，我們需要更多隻手，要命的是我們連叫個救命的人力都沒有！猛地一抬頭，看見走廊上驚慌好奇的病友，不容遲疑，我拉開嗓門：“你！去隔壁護理站隨便叫個人來！”聲音粗啞得像個男人。救人如救火，管他路人甲乙，人人有責！這一叫不得了，學長學弟都來了，連正在辦公室吃茶看報的主治醫師，都扔下咬了一半的三明治衝過來。

原來伯伯是個週邊動脈阻塞的病患。傷口癒合不良導至嚴重感染，需要到砍腿保命的地步。但是他不能接受失去一條腿的命運，一直拒絕手術，才會拖到今天。

話說回來，雖然我自己是醫護人員，但我也很怕開刀，哪一天要是也得面對截肢的命運，搞不好我也會七拖八拖。而伯伯年紀老邁，又是孤家寡人，這種事沒人商量，說來也是可憐。

在大家七手八腳的幫忙下，病人終於穩定下來，可是意識一時之間並沒有恢復，而伯伯的瞳孔放大得令人憂心，真怕救不回來。我們將他送至加護中心，然後各自去忙。

經過了一天忙碌的行程，回到加護中心已晚上七點。累得東倒西歪的我，忽然看見那張熟悉的臉，眼睛瞪得大大地盯著人看。這真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刻！沒想到上午奄奄一息的人，現在卻醒過來。老師說：心臟外科是一個 team work。此話不假。要想把病人搶救回來，在場的每個人，不分醫師護士，甚至路人，都要盡力！沒有人是偶像，但人人都是英雄。

這時病人插了呼吸器不能開口，他皺著眉比了比胸前，意思是痛得要命。那當然！上午急救時壓心臟壓得那麼用力，想必肋骨斷了好幾根。醒了就好。我在電腦桌前坐下，滿心歡喜地開了顆普拿疼。(張玉蓮醫師記事本)

張玉蓮醫師心臟血管外科門診時間：周一(中午)、周二、(夜間)、周三(上午)。電話人工掛號：2738-0032 或是由總機：(02)2737-2181 轉心臟血管外科